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救國旬刊



第七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日出版

救國旬刊第十七期目錄

一、明令討伐叛逆

楊成章

二、誰應負東北失陷的責任？

光風譯

三、最近日方各報所載我義勇軍之活動

無畏譯

四、義勇軍戰記(本會通訊)

天行

五、瀋陽事變被難記

張慎修

六、由汪院長辭職談到政府的責任

七、青年圍地

春的思想

孫明志

感想的一日

宋世忱

明令討伐叛逆

楊成章

自日內田外相，八月二十五日，對滿問題的演詞發表以後，我國南京政府，亦於是日中常會對九一八日本承認偽組織一節，亦曾提出討論。結果決定：「如果日本實行承認，中國政府決定作特別嚴重表示」二十七日天津益世報社評：對於「特別嚴重表示」六字，曾加以解釋：謂「特別嚴重表示」當包括以下二種步驟：

- 一，武力討伐叛逆。
- 二，與日絕交。

八月三十日天津益世報又載中央已決定：「如日政府果正式承認叛逆組織，我方除宣告日政府狂謬於國聯外，並擬採取積極政策，明令討伐叛逆。」二十九日中常談話會亦曾將此案討論甚久，並經決定具體應付方針，將提交下次常會正式決定。羅外長在紀念週報告上說：「中國絕不因武力之壓迫，放棄尺寸土地，或主權之一步，同時對武力侵襲，決意盡其力量，予以抵抗。」又謂：「任何解決東北事件之辦法，苟以由日本武力創造維持與支配之偽組織為前提者，中國絕對不能同意。」

我們總觀以上政府這次對日內田演說又對滿問題之表示，好像已下有最大決心，但我們細加考察，又有些懷疑：

- 一，自九一八以迄於今，國人對於出兵東北，收復失地，屢督促政府，已非一日。中央也曾有過表示：第一次在錦州失陷之前，寧粵二方合作，蔣

氏有北上督師出關殺敵之說，並經發表宣言，但是實事在那裏？果如當時蔣氏真能代隊出關，東北或不致到今日。第二次正當淞滬之戰，日人屢屢敗北的時候，國人也曾數次向政府建議，一致認為收復東北的好機會，中央也曾採納，並經表示，今北方當局討伐叛逆，但是實事又在那裏？所以這次政府表示，是不是又蹈以上二個覆轍，我們不敢斷定？

- 二，九一八轉瞬即至，果如日本屆時確乎實行承認，我國中央政府當然要堅決執行「特別嚴重表示——明令討伐叛逆」。但討伐叛逆，對像不是偽組織，是日本，這是不可諱言的，討伐叛逆，等於對日作戰，對日作戰，就應當積極準備充實戰力，以免臨時抱佛脚。但據現在情勢觀之，對中央準備，我們不免有些懷疑。容或軍事秘密，我們無從得知。

- 三，政治上一種方法，或一種手段，行之得宜，固易收效，但也須視其對像如何；日本的「惡焰萬丈」「賊胆包天」已非一日，只要牠若打定主義，作任何非法行為，自然不顧一切；堂堂的國際聯盟，牠竟視若無物；稱雄一世的美國，牠竟滿不在乎；慢說你是被牠欺負慣的。所以說：中央這

次的「特別嚴重表示——明令討伐叛逆」如果係對日一種政治上方法，或一種政治手段，那我們認為更無須要了！

懷疑自然懷疑，希望自是希望，南京政府這次表示，雖則我們懷疑，但我們仍然抱着熱烈的希望；其中理由有三：

一，國聯大會，行將開幕，中央這次表示，能與國聯以良好之認識，知道中國非一味依賴國聯，也有自強之心，至少使國聯大會開幕之時對中日問題的解決，也要加以相當的考慮，換句話說：這次表示，對國聯大會討論中日問題時，定有相當影響。（假設日本至九一八未承認偽組織，或承認而中國討伐時）。

二，自內田外相二十五日在國會之演詞發表後，不特其本國政友會健將森格提出質問，不贊成其政策。凡是歐美各大國，如英，美，法，意等均無不因此而引起輿論界極端之反對，官方雖屬默默，然咸認為日本在國聯開會之前，竟作此舉，殊為失當，或為不智。我國政府適在此時，唱言討伐叛逆，已無意中取得各國的同情，若再能確實履行所言，至九一八日本真若實行承認叛逆組織，我們則斷然下令討伐叛逆，那時我們更不難取得

牠們的諒解與同情了！或者有過于同情者，亦未可知。

三，站在中央政府本身上說：這一次表示，足以掩蓋前非，換句話說：就是痛悟已往依賴國聯之失敗，對日決心之一種表示。總之，南京政府這次表示我們認為對內可以激勵全國民眾及士卒，對外可以表現自強之心。

基於以上三個原則，政府這種表示既屬理應，而且又適當其時，我們便熱烈的抱着三個希望：

一，我們希望政府這次表示，不要作為對日政治手段要作為對日真實的大政方針，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對這次表示，要真負責任。

二，如果政府能作到第一點，我們便希望政府馬上就要確實作充足準備，討伐實力。

三，不是希望政府，是希望我們人民馬上就要積極作收復失地的準備，如果九一八日本實行承認，我國中央討伐叛逆明令一下，我國官民一致總動員，出關殺敵。如果日本承認，而中央討伐叛逆明令不下，或下而不動，我全體民衆應立即質問中央，並以民衆力量強迫政府出兵，這是我們民衆應當的十二分注意並應立即實行的。三十一日

誰應負東北失陷的責任？

外人眼中的張學良

東北失陷執政者人人有責

中國內部傾軋予敵人以可乘之機

張學良行將辭職已成不可否認之事實。試一披閱日方報紙，當知張氏之辭職固日本及偽滿洲國所繫香祈禱者也。

惟張學良之辭職，果真實現，能否打破今日之局面殊為一大問題。假若熱河主席湯玉麟，信如近日甚囂塵上之謠言，將隨張氏以俱去，則華北大局更不堪設想也。

九一八後，國人咸謂張學良應担負失地之責任，誠然，因張氏濬變既不抵抗于前，錦州又不抵抗于後，遂致大好山河拱手讓入，其責張氏也固宜。惟是吾人須知「事後發覺較事前逆料為簡單」，吾人尤須知日本之佔領滿洲乃數十年來一貫之政策，此祇係最後之爆發耳，抵抗之固可使日本在經濟上蒙更大之損失，且可博得國際好感；但日本決不能因中國抵抗而終止其既定之計劃。

吾人更大胆言之，推失地責任于張學良一身未免太不公平。責難張氏者所持之理由為：張氏擁重兵于關內，因

之關外空虛，遂致日本乘機進攻，此種論斷實失之膚淺。

張學良之駐北平是有目的的，張氏進兵北平係受命于蔣介石，以鞏固中央，而防範由閻錫山馮玉祥及汪精衛所組織之所謂北方聯軍。

吾人當注意一點：今者汪精衛雖與中央合作又常與蔣張接近；但昔日之舊怨固未必能驟然忘懷也，此殆汪氏辭職以要挾張學良之原因歟？

據一般外國軍事觀察家評論：若無一九三一年夏間廣東與中央之齟齬，則日本未必進佔東北，蓋陳友仁赴日頗滋疑竇。但據陳氏本人言：彼赴日之目的乃在向日本解釋汪精衛與廣東政府各要人之政策；而吾人所得于日方之消息又異于是，因之殊難索解。

吾人當承認：中國內部領袖間之彼此傾軋實予日本參謀本部進攻東北以一種鼓勵。中國領袖若真能精誠團結一致禦侮，則外患又安得而來耶？東北失陷之責任中國政治上各領袖皆應負之，豈止張學良一人而已哉！

大陸報社評
光風譯

最近日方各報所載

我義勇軍之活動

(七月份)

無畏譯

日本對我義勇軍畏如猛虎，曾云「敵軍皆潛伏深山密林之中，出沒無常，攻防困難，雖有飛機大炮之利器，亦不能展其雄威」本莊繁又云「若清除東北敵軍，非用三年工夫，十萬精兵，不為功」可見我義勇軍之實力矣。現我義勇軍在東北各地與日周旋，以血肉當硝煙，前仆後繼，犧牲精神，至足欽佩，第槍械窳劣，彈藥缺乏，不得早竟驅倭之志，真憾事也。茲將日報所載我義勇軍消息，譯成中文，以饜閱者。

譯者附識

十一日

(平壤電)十日午前五時四十分許，救國軍約六十名，由帽兒山及天公所山裏，來襲日軍前哨，遂與我日軍發生激戰，義軍不支退却，日軍死傷八名云。

(齊齊哈爾九日電)徐寶珍軍二千名，蟠據齊克線附近，今晨突然叛變，日下小泉枝隊，正與彼等激戰中云。

十二日

(奉天十二日特電)奉海線，梅河口，西安間，十一日午後，被大刀會等襲擊，破壞鐵道數處，日下于芷山軍，正與大刀會交戰中云。

(安東十一日聯合電)東北自衛軍司令鄧鐵梅，以鳳城縣為根據地，擾亂安奉沿線各地，暴虐已達極點(反宣傳)，前日該軍送來脅迫狀一紙與日守備隊及警官隊並要求鳳城商會提供軍費五萬元。如日方阻止，則襲擊安奉沿線

各站及鳳城，並燃燒全部，後悔無及云。

(齊齊哈爾十一日電)馬占山軍七百名，昨夜占領中東路西部線安達站云。

(長春)轉戰北滿各處負傷者，浮田大尉以下三十九名，乘九日午前六時二十九分列車來長，內輕傷者三十三名，送鐵嶺及公主嶺兩衛戍病院，重傷七名收容於長春衛戍病院中，現下在北滿戰傷病兵約千餘名。西部線方面之傷病兵，由洮昂四洮兩線南下，東部線南部線方面之傷病兵，由長春南下云。

十三日

(鳳凰城)十日午後四時，大堡之東北方，約十華里地點，突現百名義勇軍，大堡太田巡查部長，接此情報，當即率部警二十六名，於十日午前三時出發前進，午前四時行至鳳城縣第一區黑山底，與義軍李亞夫部下百二十名相

遇，交戰四小時，後因風雨大作，雙方停止戰鬥，各退原地云。

十四日

(奉天十三日特電)奉山縣打虎山及新民方面，最近義勇軍活動甚利，於十二日午後九時，由奉山線白旗堡北方，二十華里之張家屯出動，首領梯子部下約四百名，襲擊新民，新民白旗堡間電話線完全切斷，白旗堡，憲兵分隊，接此情報，急報獨立守備隊，十三日午前八時出動防備襲擊云。

(齊齊哈爾十三日電)拉哈通信連絡斷絕以來，第一報乃由拉法乘汽車逃至寧遠站報知滿鐵高井電信處拍電，報告義勇軍約四萬，十二日午後八時，包圍市街，我日守備隊遠矢大尉部下，施行防衛戰，該軍用迫擊砲機關槍猛烈掃射，多數義軍肉迫我日軍防衛陣地，我日軍死守，十三日正午，佃野江部隊，由義軍背後增援攻擊，義軍遂向東北退却，結果日戰死守備隊長遠矢忠大尉一名，兵一名，尚有日非戰鬥員數名云。

十三日午前五時五十分，當地某所接電，十二日午後八時約千名義軍，襲擊拉哈，(齊克路支線)，與日守備隊交戰中，敵軍漸漸增援，日人約七十名消息不明，十三日午前一時三十分，急由龍江出隊增援討伐，目下寧年拉哈間，通信不明云。

(齊齊哈爾十三日電)齊黑線，拉哈支線之終點拉哈，十二日午後，被四千義軍所包圍，同地警備隊遠矢某隊交

戰中，鐵道電信電話完全不通，詳細不明，義軍二千，大刀會二千，占嫩江河畔云。

(齊齊哈爾十三日電)十三日午前十時，軍部發表，有迫擊砲機關槍義軍約千餘名，十二日午後八時，夜襲拉哈市，日守備隊野上部隊抗戰，十時義軍彈集中通信所，因此通信斷絕，急派細江救援隊，十三日午前六時，拉哈東一百十基羅地點，橋梁被破壞，其他詳細不明云。

十五日

(哈爾濱十三日電通電)榆樹縣南方數基羅之地点，有滿洲國軍約二百五十名，十二日午後四時，突然叛變，奇襲日軍，舟橋部隊應戰，叛兵後退，結果日軍戰死七名，負傷十名，叛兵軍死傷多數云。

(錦州十四日發特電)十三日襲擊奉山縣新民附近，同地公安隊出而應戰，雙方損害甚大，有力義勇騎兵六百名，乘新民府警察隊單薄之際，出軍急襲，日領事分館命各戶日人，準備避難，急電錦州駐軍來援，在留新民日人約三百名，戰戰兢兢，避難於領事分館中云。

(奉天十四日發特電)東邊道義勇軍二千名，向瀋海線西安支線沿線附近移動，與當地民團千五百名相聯合，燒毀東豐沙河間(瀋海支線)鐵橋，鐵道破壞數處，又柳河東方義勇軍二千名北進，占領輝南云。

十六日

(哈爾濱十五日聯合電)十四日午後三時，由哈爾濱去歐之國際列車，十五日午前二時，達興安嶺之際，突被敵

百兵匪所襲擊，乘客死傷多數，日人乘客一名，不知去向云。

(大連十五日電通電)北滿各地戰傷兵，上門步兵軍曹以下六十一名，十五日到大連，收容於衛戍病分院，十八日午前十時，乘河南丸返國云。

十七日

(長春)新滿洲國建設上三大障害，即為敵方之義勇軍，今後討伐義勇軍，乃滿洲國之最大急務，馬占山，李杜，丁超，王德林踏遍北滿一帶沃野，日滿兩軍雖盡力討伐，奈其左往右來，義勇軍以北滿東部為根據地，宛如「義勇軍王國」，目下該敵計畫作最大動員，顛覆滿洲國，據吉林警備司令部報告，敵軍之實力云現在義勇軍已突破十萬之驚人大勢力，今列義勇軍之首領，兵數，駐在地點如左。

- ▲邢占清 步騎兵三千名 哈埠三門什家子
- ▲楊輝鈞 步騎兵四千名 哈埠三門什家子
- ▲破皮箱 約四百名 哈埠三門什家子
- ▲于九江 千名 阿城西方
- ▲姚匪大刀會 三千名 敦化，黃泥河子
- ▲馮占海 五百名 五常
- ▲趙維濱 千名 一面坡
- ▲宮長海 二千名 哈埠柳條
- ▲李杜 步騎兵四千名 阿城一帶
- ▲丁超 步騎兵四千名 阿城一帶

- ▲李破爛 步騎兵三千名 阿城白城
 - ▲大刀會 八百名 盤石興龍街
 - ▲陳德勝 二千名 敦化黃石河官地
 - ▲閻慶緣 一萬名 綏芬河一帶
 - ▲王勇 二千名 狹心子
 - ▲馬憲章 一萬名 綏芬河一帶
 - ▲王德林 九千名 穆稜八道溝一帶
 - ▲劉快腿 四千名 八道溝一帶
 - ▲袁海龍 三千名 五常大烟筒
 - ▲張大成 二千名 五常小房子
 - ▲自衛軍 三千名 磨刀石一帶
 - ▲溫秀山 三千名 蒼河縣一帶
 - ▲大刀會張鵬 二千名 敦河二道河子
 - ▲大刀會登老子 七千名 蜚克圖濛家店
 - ▲家馮匪 五千名 水曲橋天德盛
 - ▲紅槍會 六百名 珠河一帶
 - ▲陳烈，田林，三省， 四千名 鈴蘭
- 現下義勇軍之行動狀況，李杜，鄭，張之特別隊，由五常經阿城南下，攻擊吉林省城，王德林大部隊，待機攻擊敦化，一部隊破壞敦圖線測量之計畫，延壽縣下之各公安隊參與大刀會指揮下，一同行動云。

十八日

(奉天)威震安奉線一帶，鄧鐵梅軍，現下準備破壞安奉沿線，近來蒐集破壞材料，七日由安東購入多數破壞用

具，搬運至鳳城縣第四區落興（距鳳城西南約四十華里）突
山寨地方，駐落與尚有鄂鐵梅部下百名云。

（鐵嶺）東豐縣各地義勇軍達十數團之多，每欲占領縣
城，居民戰戰兢兢，敵軍（義勇軍）逐次包圍縣城，危機已
迫云，今調查其百名以上之義勇軍集團如左。

- ▲保國軍 二百名 ▲雷司令 千名
- ▲金山好 六百名 ▲訪友 一百名
- ▲治國軍 三百名 ▲振國軍 一百名
- ▲爲國軍 二百名 ▲保華軍 三百名
- ▲魁首 四百名 ▲北斗 四百名
- ▲押五營 二百名 ▲于石九軍 一百五十名
- ▲小霸王 二百五十名 ▲雙紅 二百名
- ▲玄山 二百名 ▲護國軍 二百名

義勇軍戰記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通信第三〇號
八月十三日發
義縣日軍

有進窺朝陽形勢

日機在凌南散佈反宣傳品
（熱河電）日本在梨樹，溝門，新台邊門大窪溝，口口
（電碼不明。）門，口邊一帶均有駐軍，每處約一中隊，義
縣方面，兵力較厚，有進窺朝陽之形勢。近日，日機時到
凌南一帶散佈傳單，對中央及副張實行反宣傳，以間熱民

(7)

十九日

（錦州十八日發特電）遼西一帶義勇軍，以熱河爲根據
地，乘青紗障起之機，欲掃滅日軍，攪亂滿洲國，目下各
地義勇軍，如綏中，興城，錦西，錦州，義州，及熱河各
地相聯合一氣，以期大舉攻擊，我日軍決派重兵掃滅敵軍
云。

二十日

（奉天電話）十八日午後十一時許，多數義勇軍來襲分
水，突鳴槍二十發，元田公司主人，元田關兵衛，及商談
警備該公司來訪之分水驛長森園光藏（靜岡縣富士郡芸川
村）兩名，被義勇軍帶走，向西逃去，急報鞍山守備隊，
及大石橋警察署，警官隊出動追擊云。

傾向。

熱東土匪蜂起

奉山路時不通

日軍迫難民處
女與鮮人結婚

（熱河電）熱東土匪蜂起，「奉山」路時不通車，與綏難
民，紛向熱邊逃避，日軍迫令難民青年處女與鮮人結婚。

(8)

日軍鐵壓道車

在厲家窩堡西傾覆

日少佐受重傷

「奉山」路之日軍鐵壓道車，在厲家窩堡站西傾覆，中其日少佐一名及日兵七名受重傷，拆毀路軌者，一未被獲。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通信第三二號

八月十八日發

吉西抗日軍

毀洮昂路

(專員報告)吉西抗日軍王可大所部七日由扶餘進抵白城子，當即將洮昂路拆毀一段，而與當地之日軍接觸，連戰四晝夜，敵死十餘名，我亦受相當損傷，嗣因陰雨連綿不便作戰，乃退兵集中突泉縣待機云。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通信第三三號

八月二十日發

遼東民衆自衛軍通電

(銜略)天禍中國，醜虜猖獗，陷我土地，虐我人民，腥氈遍地，破壞世界之和平，毒氣漫天，滅滅人類之幸福，封豕食狼不足喻其兇殘，長蛇惡獸未能方其毒暴，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再不救亡；必致危亡，是以本軍洒一腔熱血，拚十萬頭顱，於四月二十一日毅然起義，誓必殲滅醜虜，還我河山，身可死而此心不死。國雖亡而此志不亡，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人心思漢，天意存周，響應者共

十有七縣，影從者已十餘萬人。執戈前驅，揮戈後繼，瞋目切齒擦掌磨拳，爭願討伐僞國，蕩滌腥羶，蓋壓迫之下，人人皆兵，國難當前家家欲戰，民氣如此磅礴，軍容自然壯盛，禦侮之心既切，紀律定必嚴明，故旌旗所指，敵人胆喪，士馬所及父老顏開，此本軍所以報告國人者。維是城池攻守，械彈是用，士馬馳驅，餉糈必需，而接戰或一日而數處，或一處而數起，士兵投効必數十，反正則千百，軍額與日俱增，縱能使彼甘盡救國之義務，實難令其永遠枵腹應敵，况自定義至今，大小四十餘戰，本軍以子彈不繼，皆以血肉之軀，馳驅於硝烟砲火之中，奮勇殺敵，傷者裹創而起，死者瞑目不瞑，卒致敵軍敗北，然或飲彈而畢命，老母孤兒急待撫恤，或觸刃而傷身，斷臂折股，急待療醫，雖東邊十餘縣盡量供給，亦難敷用，况自去秋至今，地方受倭寇蹂躪，農不得耕，商不得市，百業停頓，萬里蕭條，餓殍載道，哀鴻遍野，狼狽之狀，觸目酸心，本軍以救國愛民爲宗旨，又何忍多取痛民？且更向之何所取也？况本軍積極進行每日應戰不暇，何能顧籌餉之計？其次國難雖在東北，然倭賊之志並不專在東北，正恐牽一髮而動全身，凡爲同胞誰不悚然思懼？憤然思起？用謹披瀝直陳敬請惠解仁囊，並希廣爲助募，潤分升斗，集腋自可成裘，既助麥舟多多必然益善，多一鈔則可多購一彈，多一彈則可多殺一賊，早殺一賊，則國難早除一日，國人明達勿庸贅述。數十萬士兵企待果腹，希志士早施涓滴匯解前方，俾士飽馬騰以便馳驅，是爲切禱！遼東民衆自衛軍總司令唐聚五叩刪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通信第三四號

八月二十三日發

救國軍襲鐵嶺

在白旗寨與日軍激戰

日軍飛機亦出動

第四軍區救國軍之某部于十三日拂曉，由鐵嶺南部向鐵嶺方面進襲，到達鐵嶺東南約七十里之白旗寨地方與日警相遇，我軍當即將該地之日警及警察所包圍，焚燬其警察所，激戰三小時後，鐵嶺城內之日軍援隊已到，並有日飛機一架飛到爆炸，我軍因敵軍過盛，乃退守待機。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通信第三六號

八月二十六日發

東北近狀之鳥瞰

經濟完全破產 義軍隨處皆是
人心思漢倍切 倭寇士氣沮喪

某君在吉東某縣供職，因事來平，道經吉長瀋連各地，觀察東北情狀，頗爲清楚。茲錄其談話，以示國人

「去歲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受倭寇蹂躪蹂躪，農不得耕，商不得市，民生疾苦，非言語所能形容，今歲鄉村農作物，因雨水調和，尙有豐收希望。但沿南滿路線，被倭虜毀壞不少。更因義勇軍活動，隨時隨地發生戰鬥，鄉村壯丁，一部經濟狀況稍可維持，遷入城市避難，其無力者

，皆加入義勇軍。目前觀察，秋收時恐無人收穫，城市商業，日見蕭條，大小商家無事可作，紛紛倒閉，其猶勉強支持者，亦面面相覷。蓋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經此次突變，完全陷于破產狀態。義勇軍遍地皆是，倭寇無力鎮壓。飄忽無定，迭與敵人接戰，反抗性頗爲強烈，民族於以發皇。東北三省，除幾個名城屯住大部日軍，携有精銳武器，尙能苟安外，其餘各鄉邑，均在我義勇軍手中掌握。義勇軍原無餉糈，自然感受痛苦。但人民國家觀念頗強，對於義勇軍有清楚認識，切實聯絡，目前小痛苦尙能忍耐。倘長期抵抗予日本以極大創痛，彼必處於必敗之地位。

東北人心，思漢倍切，處處皆可見到。熙怡逆賊衛隊目前反正兩連。無石保醫團五連出擊王殿臣部，因無戰意，被王擄去迫擊砲二門步鎗甚多并斃連長及連附各一名，王原爲綠林豪傑，現已從事救國工作，約有千五百人。前在吉林以南掠去日人四名。長春僞軍均不願佩帶「滿洲國」臂章，不得已時，則罵爲亡國奴符號。城之四週，均被義勇軍包圍，情勢危極，人心惶恐。

日軍士氣沮喪，極不振作，人心均厭戰爭，途經吉遼各地關於此事聞見不少。茲擇其大要分述之：

(1) 日軍僅能守城，無到鄉村作戰能力，每有義勇軍來攻，則遣僞警備隊應戰，然每次接觸則必反正。

(2) 日軍四十餘名，自遼陽北烟台站登車愁容滿面，如喪考妣，毫無勇氣。

(3) 大連香爐日警某至入伍期，因不願戰爭而自殺。

(10)

(4) 旅順工科大，日生多名，因不願入伍而潛逃。

(5) 大連日警奉派赴吉黑一帶服務，認爲危險一區，去必無生路，家族哭送，我國人嘲之謂「送死鬼」。

東北民衆痛及民族危亡，遍地蓬起作救國運動，具觀察所得如下：

(1) 義勇軍之優點

- A. 忍苦耐勞。
- B. 射擊準確。
- C. 地理嫺熟。
- D. 士氣旺盛。

(2) 需要

- A. 軍政人材。
- B. 經濟援助。

(3) 希望

A. 國內知識份子多加入工作。

B. 海內外同胞與以經濟援助。

由以上觀之；日方士氣不振，我軍奮勇異常，倘能支持三年，則日本經濟完全破產，社會必起變化，無力侵佔東三省。蓋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市場已被破壞，日貨輸出頓減，加以我內地不購日貨，彼商業不景氣日劇。日軍現住東北約有六師團，每師團需軍費四千萬。以三年計算合計七萬萬二千萬元，按七千萬人分配，則每人當在十元以上，加以其他各費，必不勝負擔，發生重大問題無疑，故日本之侵東北決不足慮，苟能忍目前之痛苦，全國一致起來應援，則東北河山終不難光復也。」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通信第三八號

八月三十一日發

各路義勇軍

圍攻瀋撫

最近瀋陽義勇軍又大形活躍，圍攻瀋陽，撫順，各地電訊紛紛記載；然，當地之日本通訊社消息，多亂載事實，而東京之路透與我方之秦皇島專電多語焉不詳，間亦有傳聞失誤之處。今日本會專員由瀋陽抵此，將各方消息及事前準備經過報告甚詳，發表以慰國人渴望。

義軍萬餘人

逼近瀋撫四郊

東北事變，轉瞬經年。鐵蹄下之民衆，已激昂萬分，近者，日本且派武藤信義爲定期承認僞國，人民益形憤怒，於是乃決定定期圍攻瀋陽撫順，以寒倭胆，信使往還，乃約定以九月一日爲期，參加者有救國軍第三軍區唐聚部第七路司令郭景珊，別動隊司令蘇口口，第二軍區榮部，第一軍區第九路司令于德霖，第四十八路第十八路統帶李雲清(仁義好)部瀋陽縣第三區公安分隊長林子昇所部及當地村會，瀋陽市公安局第三分局那局長第七分局顏局長，第八分局全體警察，靖安游擊隊中尉口口及瀋北之海樂，瀋東之穆星橋，王鳳閣，盧春田所部統計萬餘人通過瀋撫四郊密佈城內靜待及期舉事。

撫順公安隊

在章黨被義軍繳械

此時，靜待起事，駐守于章黨之我軍李雲清部之偵探，適與撫順之公安隊相遇，該公安隊員當即詢問義勇軍之駐址，我方偵探當答稱「義勇軍在章黨北之鼓樓。」以誘公安隊入我防地，逮此六十名之公安隊走入時，我軍即出其不意加以包圍，將彼等繳械，此為八月二十日之事。

郭景珊李雲清等部

聯合進襲撫順

我軍駐址至此已被探悉，不得已乃于二十三日先期進攻撫順，郭景珊部由西部推進先頭到達天橋嶺，李雲清部由西部挺進至四台子，因日軍防守過甚未能襲入；但李雲清之又一部與王鳳閣、盧春田、穆星橋等相會於南口前進攻至營盤，將當地之鐵路橋梁加以爆破。

機宜洩露

林子昇先期攻瀋

因撫順動作之故，瀋陽日軍即加緊準備，軍力由一千增至二千，同時我軍之機宜及攻瀋時間亦被日方探悉，乃定於二十九日晨往渾河堡，擬將此次計劃之中心機關之村會及公安隊繳械，被我方探悉，于是乃定先發制人計于二十八日即行總攻，即由林子昇部先行發動約定城內之公安隊，警察，便衣軍靖安游擊隊屆時取一致之動作與聯絡。

(11)

公安局警察反正

協同我軍

進攻大南門

二十八日夜九時三十分許，我軍林子昇部先頭已進抵大南邊門，當地之公安局第三公安分局長已率其全部警察與我軍相會，不鳴一鎗協同進襲大南城門，此時我軍城內之便衣隊已將城門開放引我軍入內。

打破寂靜之鎗聲

日軍及商團與我軍

開始接觸。

「王桐軒真可殺！」

我軍僅有一小部入城即與當地之日軍與商團相遇，當即開始接觸，淒絕之鎗聲，打破寂靜之瀋陽空氣，我軍不得已乃暫退城外與之相抗，鎗聲密如連珠，時正十時左右，我軍繼即繞往南市場，與策應我軍之第八分局之友軍相會。據諜報，商團與我軍作戰時，王桐軒仍大賣其力氣，向日人討好，因此，我軍及當地市民均大呼「王桐軒真可殺！」

靖安游擊隊反正

襲擊飛行場

焚燬日機七架

待機中之靖安游擊軍及聞南邊門之鎗聲乃起而策應，

當即於深夜十時襲進大東邊門外飛機場，先向當地倉庫之飛機射擊，繼即縱火將日機七架焚燬後向城東退去，與第三軍區之我軍會合。

便衣隊活躍，

日軍無目標發炮

兵工廠。小東關着火

第三軍區之便衣隊，蘇口口，郭景珊，第一軍區之子德林，李雲清，等部即于東部北部向瀋市襲進，日本兵乃緊守日本站，以大炮無目標向東方轟射，因此，兵工廠，小東關，均落有炮彈，四處火起。

我軍將再總攻

瀋陽大混亂

便衣隊到處縱火

瀋變被難記

即於庭柱大書「血盟救國軍」五字，並用流血之手，指畫講演，血滴涔涔，士兵及旁觀父老，均為感泣，有楊某激於天良，以槍口置胸上大呼曰，楊某日後，若敢有異志，惟此彈是從（因孫君早年革命宣誓時，某人不忠中彈而死同志均信之）因解其縛父老均怒目不可遏，悲壯之聲，振動天地。

驍勇之作戰

直至二十九日晨九時我軍各部始各個撤退，然城內時有鎗聲，日軍鐵甲車亦出動，然尚未見飛機踪影，瀋陽已不見警察及靖安游擊隊之踪跡，僅有少數日軍與商團在市內活動，治安無人維持，市內大混亂；但我軍之便衣隊則在市內外出沒無常，到處縱火，已判明者為北市場，北大營，及北關。我軍均在距瀋市不足廿里之近郊，將再定期總攻。

王可大部

夜襲洮南

吉西抗日軍王可大部于八月廿三日將洮昂路自洮南至洮安之一段折毀，繼即于下午六時襲入洮南縣城與城內之日軍警察及商團相接觸斃日軍十三名奪鎗四十支，我軍亦受相當損傷，現退贍榆待機云

天行

宣誓後，余會同孫君等，至瀋東各縣活動，柳河通化，桓仁，三縣公安隊皆已響應，並已購得小槍百枝子彈萬粒，衆見余措置有方，且與孫君同為縣中富戶，家世清白，品誼高潔，甘愿破產毀家圖此義舉，且暑假時常作通俗講演，民衆早有印象，一時羣起響應，於是議定大舉暴動，事未發為偽國軍隊探悉，當即派兵士六百人，我軍倉卒以五百人拒戰於柳河縣之拓木台子，敵且戰且却，我軍散其軍心，俾念同仇之誼，共襄義舉，至紅石鎮再戰，雙

方無甚損傷，斯時同志聞訊，趕赴者大有人在，合舊有可千人，全隊向東集中金川縣之打牛溝，會敵方援軍大至，于十七日八句鐘以兩千人猛攻，同志憤慨萬分，皆攘臂前驅，鏖戰竟日，彈如雨發，斃敵無算，敵知不可為，於十句鐘跟蹤潰逃，元氣盡挫，是役也，敵死四十人，傷七十人，我軍傷亡各二十人，於是以紅石鎮為根據，深溝高壘，以作長期奮抗，並編制隊伍，公推孫述周為總司令，李棟材為總指揮，余為總參議，統治五大隊，每隊由大隊長直轄，同時申明軍紀，敢動民間一草一木者必殺無赦，並編製典籍，撫卹傷亡，一時秩序井然，士氣大振，敵人知我不可力屈，又經此次戰敗，遂出卑鄙手段，派偽營長于某來營談判，我軍認為力盡求和，且屬同胞，遂坦然以誠意相見，以期感化於高一，熟料即係吾輩厄運之開始耶？

受騙被捕槍決復生

十八日早偽軍營長于某來見，謂諸君熱誠，敵司令豈但不能摧殘，且甚感佩，惟以職責所關，事非得已，諸君均係有為志士，作無味犧牲，敵司令甚為惋惜，不如與我軍合作，待有機可乘，再行起事，已不為晚，余等嚴詞拒絕，但願雙方各不相擾，劃分地域，保存實力，于某謂事關重大，當請命司令，遂定於本日晚，于柳河縣三源浦城會見偽軍司令面議機宜，余疑或係詭計，師鴻門宴故技，孫君力辯曰吾等以大無畏之精神，與至誠懇之態度，決可感化彼等，若畏首畏尾，何以作大丈夫耶？但余終有疑惑，遂以武裝同志百人，護余等二十人至南門，偽軍來者均

係徒手，余等遂盡屏從眾於南門，以二十人入城，至商會張筵款待，並留余晚寢余遂允許，但總未釋疑，然因疲極亦竟酣睡，朦朧聞人聲鼎沸，余張目四視，見兵士數人，持械擁至，立執余手，縛之再縛，而孫君大罵于某賣國漢奸，余急止之曰，事已至此，罵亦無益，轉謂于某曰汝已失信，然余等作此事，即不怕死，但奮夜間倉卒舉命恐國人無以知真像，至為憾事，且余終係為國，君如諒彼四人忠義而免其死則余箇人願以身代，言未畢兵士拖余就道，營長前導，兵士約三十名從之，少間一兵士問曰，距西門尚有幾許，余知西門外為行刑場，情勢已瞭然胸中，謂于某曰，在民衆任人宰割時，余獨能奮起抗日，至為難能可貴，諸君亦能如此，余固所願，然秘密執行是非余之所願也。余雖死不甘心，兵士冷然曰，毋多言，言何益，余曰諸君為中華民國兵士，不能為一人驅使，但願諸君如余之抗日，並與三源浦城商民一談，祈稍緩時日，雖死無憾，于某曰，此係長官命令，本人愛莫能助，時已出西門，自念家有老母，殘年多病，本擬卒業後，得盡人子之道，今竟如此結局，又無筆可宣揚，使外人知我心向未死，實為恨事。轉思人生百年，終當一死，死得其所，亦復何憾。繼念余九歲，即皈依佛法，冥冥中如有主宰余之孝義，當邀鑑察因，默念經文，心神頓爽，忽見前導者，突然旁散余心為之暈然，茫昧間闊步前行，遽聞訇然一聲立仆地上，知覺全無，蒙昧中但覺頭大如斗，悠然往復，有如船暈，余殆真魂未散耶？繼念或許未死，俄頃覺脊染刺痛，蓋有人倒拖余足以行，肩背摩抄地上，余仍不動，

約二十步遠擲壕下，心念殆將瘞我，天寒地凍何能用力，突有人聲躍下，問何如，曰已中兩槍殆矣，曰截斷其腿，陡聞劈拍數聲，亦未覺痛，一人蹴翻余身曰腿折矣，余又昏去，猛聞犬吠數聲，張目四視時斜月凝霜，繁星照雪，五步外一犬蹲踞，悄然搖首搖尾，有如示意，繼頻頻回顧，南向走去，余坐起摩抄面首，凝然黏濕，而手盡赤，就雪地略事拂拭，探膝下創血滴殷然，噫腿真折矣，試之尙能動轉，三次跪起，擬爬壕而出，均顛下，疲敝萬分，時遠處隱隱聞鷄鳴自度天明，到處皆兵，豈能倖免，猛力出壕，攀樹而行，兩步仆地上，匍匐至一老樹下，仰視東方泛白，鷄鳴相接，心中如搗自恨，不如當時畢命免若許苦楚，扶樹起行未遠，遽仆下，奮曰我腿未折，我能行走，猛力前奔，爲壠埂顛履，再起至一歧路，東方已明，炊煙如縷，徘徊四顧，東有三源浦城，西有一村循草徑，而南約一里，犬吠狺狺，山下有茅屋數椽，力奔之時，院落悄然不敢問津。

虎口餘生之逃死

余踟躕久之，一村翁方起，飯牛，招以手問何爲者，余曰良民爲匪擊傷，速救一命，入室，解其所縛，余求從速送走，老翁猶豫不肯，余稱係義勇軍絕非匪人，其子出見，余洋股赤足，曰非救國之洋學生乎？（彼時鄉人對余等留日者均稱洋學生）領之遂裹余置爬犁上，拖以牛，行約半里，突有人出院落，伊遽推余於地，狂奔而返，該人見余傷狀驚詢其故，再三剖釋，伊夙聞洋學生之義舉，久

欲追隨不獲，驚喜交集，談次知該人呂姓，商論藏身之所，遂負余至村外，廢室門已封鎖，自窗入置坑上，覆以器物，告余屋旁是路，慎弗作聲，天晚當享以飲食，余囑速除道旁血跡，並祈秘密，晨與由窻窺視行人如織，軍樂盈耳，正疑訝間，陡聞槍聲十餘發，知即我忠勇敬愛之同志，十九人畢命時矣，念起事之初，時余多方拯助，竟先我而去，我之生死又不定，不覺泫然淚下，更不敢放聲，恐聞於外，繼念不見余屍，必行大索，五中如搗，時頭暈咳疾，時昏時醒，至晚九時聞門外踏雪簌簌拍窻，低聲曰張先生張先生余噤不敢聲，另一人曰，莫非凍斃，俄頃撫紳追悔，聲歷歷入耳，又曰凍斃亦當入視，啟窻入細審之，乃呂君携食品及水壺來，斯時余身如熾，呷水數口，談次知同來者，爲柳河縣公安隊長，宋寶亭君，亦係志士，與呂君蓄志投余軍，聞訊來視念此間，耳目衆多，終非善地，先是宋君曾於南門，繳余軍械時，私釋一馮君，告以余尙未死，亦隨來，至夜半，馮君伏余，宋呂二人從之，至山下置余於爬犁上，遂運東行，經一宵約五十里，無敢留者，終至李家，膝下凍僵，家人沃以沸水，此爲異日腫潰之原，李家老主母甚慈祥，惟主翁及其子均不欲多事，余遂作家書陸述未死之由，並索款若干，使馮君稱持去住三日，于夜間東行，抵一廟住持爲一高行理門大師，置余秘室中，服以藥物，翌日兩腿不能動轉，頭傷疼痛欲裂，遂暈，便溺不禁，賴同行人洗滌，中心甚感，會紅石鎮有宮至堦者，爲前任警察所長，負盛名濳變後，曾一度因反動被柳河縣長監禁，知余槍決未死，到處採訪，聞訊來視，相

逢之下，歡若生平，立邀余至其家，詭稱細君臨蓐，閉門謝客，余與宮夫人對榻而居，宮君母待余甚厚，日享以美食，余感激莫名，拜為義母，同時更有宮君友人，陳君靖華，日夜扶持，靈警周到受惠良多，斯時由宮君口中，始知人言，余被擊在首部四槍，腿部七槍，當無不死之理，實則余僅耳後一彈，穿頰而過，及腰側一彈出於上股，宮君並邀留日西醫韓人兩君，來每日為余洗瘡敷藥，殷勤倍至，均不受酬，時馮君持家中錢百元，交給余，在宮家一住半月，亦未見瘳，僞軍因余逃脫，遂一度大索，各地明文通緝，風聲甚緊，計議避地瀋陽治療，但外間識余者甚多，僞軍又到處密佈，展轉思維，得送靈之計。

苦悶之靈柩中生活

余等議定購一棺槨，而且大鑽底通氣，棺材蓋可隨意取放，內陳寢具食物溺器外，書死者姓名，載於車上，合蓋入臥，楊陳馮三君，墨纒喪服，作親族以送，並擬成余之年齡疾病及送靈地所，以免伎僞，遂起行，余在內苦悶異常，沿瀋海路西行，每聽汽笛鳴鳴，益觸對日人酸楚之回憶，每晚宿逆旅人煙衆多撫棺問從人死者事跡，嘔嘔不休，余屏息不敢轉側，某次一小兒謂棺中曰，生者抑死者，其母斥之，曰棺中焉有生者，又一兵士以槍柄擊棺曰男人耶，女人耶，他兵士曰汝未見靈頭字耶，焉用問，余對此真不知作何感想矣。在棺中凡六日夜，聞至大連嘴子，毀棺易服登電車至撫順，乘日人火車，恐人識余，面首滿裹繡帶，僅隨陳君一人，恐滋招搖，不圖甫登車，即遇一

相識漢奸，且殷殷探詢，余堅不出聲，幸逃虎口到瀋後，恐中國醫院，有人樁陷，而南滿醫院手術較精，惟通緝令日方亦有恐遭不測，再三探詢假稱安姓遂移入。

五閱月之醫療

時余創傷雖未擴大，但兩膝以下，因凍傷已腫漲，不能轉動，日醫生以愛克斯光照射，謂槍彈均未傷骨，惟兩足恐難復舊，終當割去，時對榻一韓人，亦因凍腫割去兩足，念及此後永為廢人，不能馳騁戰場，以與暴日周旋，不覺失聲大哭，嗣因余堅不欲割足，日人遂烘以電火皮膚脫裂赤痛異常，時日注射藥針，余以知識階級，恐為殘害，陰詢華醫，伊毫無心肝，謂係多慮，時囊空如洗，宋楊馮三君，均來探視，余囑馮君省視吾母，以慰遠懷，縣中紳耆，由白翁提倡自動集款二百元，由馮君携回醫療，五月槍傷已愈，兩足不堪，久行須輔以杖，出院後寓友人吳君家，與同志交換消息，均須秘密艱難萬分。

結論

副知東方義勇軍勢力擴大，余舊部下為王君桐軒統率，王君係學界人靈警有為，堪稱幹才，與總司令李春潤，（反正軍隊）會合兵士稱第六路義勇軍，約四萬人勢力達新賓，柳河，通化，垣仁，寬甸，金川，輯安，長白八縣，聲勢浩大，內部因係正式軍隊，及學生組織又均係本地人故紀律嚴明，到處得商民歡迎，輸款供給，余以足部初愈，不堪馳驟，並欲觀察抗日救國會內容及內地民氣，以作繼

續奮鬥，故於端午束裝來平，嗟呼，余自起事以來，十有餘月，艱辛困苦，有非夢想可及，念及首義之孫君三隊長及諸同志爲國捐軀先我而死，不禁惘然不置老母殘年風燭，病榻仳離，雲山遠隔，鴻雁難通，家產被封，甘旨誰奉

由汪精衛辭職談到政府的責任

張慎修

，人生慘痛，曷以加此，且也余之起事逃險，全係至誠感人，今後身軀，實由倖得，願効命國家，喚起民衆，以掃暴日淫威，一切犧牲，已非所顧，願同胞共勉之。

(完)

自八月六日，行政院長汪精衛辭職的電，發出之後，全國震駭，彷彿赤子失掉了父母一般，忙得中央要人，奔波京滬，各省大吏，挽汪急電，如雪片也似的飛去，這樣的鬧了一個星期，結果汪先生只管道：「決不就職」，各方束手，惟有靜待三中全會解決。汪先生這種不吝去留的精神，令我們着實欽佩，因爲汪先生，視行政院長如草芥如鴻毛。

汪先生這樣的辭職，似乎十二分的負責，彷彿責任內閣的總辭但是我們仔細的一討論，不免發生出許多的疑問：行政院是國民政府構成的分子五分之一，進而言之，也就是坐第一把交椅的中樞部位，因此院長地位的重要，那也就可想而知了！以現在我們中國這樣的殘局，靠誰來支撐？當然是要歸到黨指導下的國民政府；再進一步，那便放在行政院的肩上，行政院忘一刻的公，就是我們國家，一刻沒有主宰，現在已忘了一週多的公，那麼就是我們國家，一週多沒有主宰。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他們批評我們，是無組織的國家，我們尚且多方彌縫：申訴國聯，竭力的辯白，這樣一來，還待人家攻擊麼？

所謂責任內閣制的國家，內閣的總辭，是政務官的行動，至於事務官，仍照常辦公，而此次汪先生辭職後，漫說各部部长不到班辦公，即連黃紹雄先生也不上班了，這類總辭，又何嘗有異同盟總罷工。

責任內閣的負責，多向人民或民意代表機關的議會，至於專制政體下的內閣，最低限度，亦須向元首負責。我國的行政院，牠的地位，自然形同內閣，非云負責於全民，即須云負責於全民代表大會，非云負責於黨全會，即須云負責於中全會，最低限度，亦須負責於立法院。現在辭職的汪院長，於魚電中謂：「謝兄一人」，以「兄」論，這是談到友誼方面，請問汪先生向張先生負的是什麼責任，竟因而辭職？

至於內閣的總辭，總是有牠堂堂正正的理由，不是因爲議會的不信任投票，便是因爲議會不予通過預算案，或因彈劾案的提出，以及政策的失敗，不見諒於民衆自己引咎辭職。類似此等的理由，內閣方可辭職。而汪院長竟因爲張主任向他索軍費，他沒款應付，憤而辭職，這能算作責任內閣的總辭嗎？表面上是這樣，倘骨子裏也是這

樣，倘有可原諒之點。不然，那就是鬧意見，我們未免替汪先生可惜！

(17)

且自九一八事變以來，遼錦相繼陷落，倭奴近復垂涎熱河，這種局面，如何的危迫，國人上下，應當如何的一心一德，共謀抵禦。而張學良主任先生果真在此時膏車秣馬，積極備戰，我們不能不加以贊賞，中央也不能不加援助，願用兵，不能脫離財政，華北財政，昔有九省負擔，尙稱支絀，現在，將生產最豐，而收入最富的省分，減去了三個。財政那得不更困窘幾倍，所以沒有中央的接濟，出兵的困難，那是無可諱言的，是以汪魚電所謂：「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責於鐵道部者即籌三百萬；」等數，何嘗爲過，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爲汪先生着想，宜極力籌措，竭盡中央之能力，從事接濟。然後再觀張主任的開銷，查核其用途的當否？這樣總算是政府的任務，上官的態度。而汪先生竟不出此，非特不爲籌備，反而恣意詆毀，所謂：「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又謂「弟誠無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壓兄一人之欲」等等這種攻訐的口吻，不特有傷個人的體統，反而損失政府的威信。假如這種言辭、皆有事實的根據，在政府方面，對一個疆吏盡管依法懲處，據實彈劾。否則，那便是信口謾罵。不承認這一點，最低限度，也是表彰政府的懦弱無能。換句話說，也就是暴露政府，只會說空話，不負責任。在汪先生個人方面去說，尤爲不負責任的表現，地方官吏請款，既不負責籌備的責任而官吏有所謂「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之私，而又不負責辦的責任。這些責任都不負了！還有

可原諒的地方。而當茲國難奇重，存亡危急的關頭，一個行政院長的肩上，責任如何的重大，黨國的負託，又如何的重大，而汪先生竟視行政院長如同草芥，拂袖而去，這一點，我們大大不敢贊成，如果汪先生以爲這不是不負責任，乃是促張主任辭職的一種手段，那麼也是一個極下乘的手段，張主任乃一員疆吏，欲免其職，令文一紙已足，倘明令下後，張先生再事戀棧，則抗令之咎，在張而不在汪。則汪先生再辭職，亦未爲晚，何必先辭行政院長，所以這實在不是汪先生所應採的手段。

汪先生辭職的問題，雖云待三中全會解決，然仍在積極的挽留，所以我們最後，還是渴望汪先生早日復職，並且附帶着還有兩點希望：

一，希望汪先生今後要確實的負責：我們會想，在一個君主專制政體的國家，總算是最負責任的了，法王路易十四嘗謂：「朕即國家」，這類專制的話，表現他如何的負責呢！庚子之亂，光緒帝與慈禧后，出走熱河，據說后哭泣六七日，帝數餐沒有下嚥，這固然因爲他們痛於要丟掉了江山，然而也就是怕失掉了「王土」和「王臣」，總算是他們個人責任心過重的表現，反過來看，我們民國，自從瀋陽陷落以來，那一個會痛得幾日沒有成眠，幾餐沒有甘味，就是當道元首，中樞要人，又誰會有此同樣的表現，看到此點，不能不使我們動今昔之慨，現在把主權移交到我們，我們反而不主，我們還配稱民主國家一個公民麼！汪先生進而稱爲行政領袖，退而稱爲公民，當趕快的復職，不要坐視中樞無主，腳踏實地的負起責任來，要罷免

謹，用合法的程序，痛痛快快的下令免職，就算了，何必鬧這一遭，騰笑中外呢！

二，希望汪先生復職後審慎中日交涉：瀋陽發生後，將屆一年，對於解決的方策，訖無澈底辦法，一派主張積極的抵抗；一派主張靜待國聯的解決；一派主張中日須直接交涉；又一派主張聯合俄美共同抗日，類此的主張，不一而足，現在要逐步的討論一下：（一）積極抵抗；我們要採納此種方策，第一須謀精誠團結，第二，充分的準備實力，先問現在是否全國統一，是否精誠團結，第二要問，過去一年多的期間，曾有幾何的準備，所以這種主張，實在有續密商榷的必要。（二）靜待國聯解決：國聯幾度的大會已經開過了，調查團，又已調查完結，中日肇端的責任誰屬，現已早行查明，國聯能否援引盟約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等條處斷，尙屬疑問，現在唯一的希望，也就是在這報告書發出後的回聲了，（三）中日直接交涉：在事變未發生之前，幣原外相，几度的要求直接交涉，而吾中國未許，事變之後，結果竟出日人意料之外，他們倒扳起面孔來，又以爲我們已沒有和他們直接交涉的資格，現在又因國際間的輿論，急流直轉，對他已沒有好的態度表示，這才復謀和我們直接交涉，這種直接的意義，何嘗不是企圖訂城下之盟，我們能上他們的牢籠麼！（四）聯合俄美共同抗日：惟有這一條道路，比較着好行，但是其中難點亦復不少：（甲）在美國方面，據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謂美國政府，於滿州問題的立場，若不能確得英方之援助，則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中雖損失一隻小艇，亦不能

犧牲，如此一來，更須先解決美國的先決條件了，此其困難之一点（乙）至於俄國，他屬於第三國際，把他的赤手樓進來，能否得着其他各國的同情與協作，誠屬疑問，如美國司汀生氏，於今春渡歐時與蘇俄代表李維諾夫，在日內瓦接洽，司氏當時以取消第三國際，爲承認蘇俄之條件，當時李維諾夫，答謂第三國際，乃爲世界各共產國家，公設之機關，俄國無權取消，結果俄美感情未能恢復，所以說這條路優固優矣，但是困難亦固困難矣。

故我們最後說，現在汪先生復職之後，要審慎從事中日的交涉萬不要以爲那一條路走得通，那一條路絕對不通最好各方面都要一齊的努力，一齊的準備，仿佛一個病人投醫，西醫不妥，中醫亦要試試看，總而言之，一切的一切，都要政府負起大部分的責任，自然國民亦要負一部分的責任，若是嚴格說起來政府盡可將整個的責任負起，如歐戰時英國路易喬治（Louis George）繼自由黨領袖伯那老（Bonar Law）而重新組織混合內閣，尤其是全權的內閣，他只知道在此非常的時期，應當負其全責，不顧一切抱大無畏之精神支撐危局，我們希望也應當如此。最後還是希望汪先生從速復職！努力負責！

脫稿於八月二十三日燈下。

青年園地

春的感受

孫明志

流水般的光陰，剎那間又帶走了水雪晶瑩的嚴冬。春神降臨人間了！枯萎了的樹木，漸漸的露出新鮮的綠芽。樹枝上的鳥兒，歡欣的啼着。清幽的歌曲，一聲聲送入我的耳鼓裏；寂寞的心苗，感覺到異樣的舒暢。我深深的沉入溫柔慈愛的春光中；我軟化了，我不願動。我的身軀已和春神擁抱着緊緊的不相離。「良辰美景奈何天！」年年是如此，但是今年呢！

校園裏的樹木，一天比一天的活潑，葉子越發青翠了。鳥兒不斷的歌唱；牠一点也不感覺疲倦，飛過來，飛過去。而我對了這樹，對了這鳥却只有悵惘！有時明媚的春光，彷彿也使我興奮，欲歌欲舞；可是於僅僅一瞬間，就又墮入了無邊苦海。我從此再也不敢打算去領受春神的福音。我除了倦睡，便是追懷既往，便是憶念將來。往事茫茫，萬般淒涼。將來的呢？更是如雲如海！是愁雲，是苦海。這樣抑鬱，這樣不安。春神光臨了人間，就以此賞賜我的嗎！一年一年的春光，往事不堪回首，春光中！

在這百花爭妍，桃李爭春的時候。怎不使天涯淪落的人，洒幾點思鄉之淚啊！不禁勾起了新愁舊恨。想起光明

燦爛的東北。至今還在殘忍的倭蹄之下；父老任人慘殺；婦女任人姦淫；土地任人宰割；財產任人搶掠，明晃晃的刀尖槍刺下，形成了陰森森，悲慘慘的地獄。東北的同胞肉色血光，掩映着白山黑水之間！

故鄉啊！我的故鄉啊！離開你已經七個多月了！初離你時，砲火槍聲震得你瘡痍滿目了。現在，那秀麗的山丘，那清澈的河溪，那深幽的樹林，一切一切，還仍舊迎着春神嗎！

父親啊！親愛的父親！可憐克勤克儉，教養子女，原想他們膝下承歡，不意事情竟出您意想之外，不能如您所望。這是抱恨終身的啊！我還記得，離家的時候，您老殷殷相告；「你的年幼初次遠離，我實在放心不下！不要忘掉向家寄信！一切事情，要格外小心！身體要格外保重！一人在外，和在家萬不相同啊！」這些話是淚？是血？我當時聽了，真不知是何等痛心！到現在我還深深記在我的心窩裏！

親愛的故鄉啊！聽說；你又受了倭奴的蹂躪，和土匪的騷擾，關山萬里外的我，難以推測，你受難的情形；我

可也不忍想！我只默祝你從此平平安安啊！可是我的故鄉啊！你也知道有吾這個漂泊者嗎？故鄉啊！何時能和你重相見？或者，竟永久和你別離了啊！這是說不定了！

此日我隻身兀坐，顧影自憐，是何等淒涼！寂寞啊！

感想的一日

黃黯的天，狂風不住的吼。坦然無私的紅日，這時竟如那兔見鷹的一般，就藏在那海角天涯，踪影不見了。我的視線忽然的一轉，就看見許多的同學，服着新洗的衣服三個一夥，兩個一羣的，好像要赴街的意思。我就忽然想起來，今天不是星期六嗎？又聽見耳旁有說話的聲音，抬頭一看，乃是我的好朋友：MILK 到來。「你怎不換衣裳呢？MILK 還在外等着你呢？快点吧！」他拿着一種很急慌的面孔來對吾說。這時我呢？就不急不忙的回答說。「今天的遊玩太無意味咧！怎能乘着這個風沙迷目的時候，吾們作這種舉動呢！」「快点吧！」他仍是拿那種心急的態度來催促我，最後我就不知不覺的，跟在他們後邊走上大街來了，可是街上的奇奇怪怪，老老少少，仍不減於旁的日子，所以觸目生情的談談笑笑，忽忽悠悠就到了一個插日本旗子的門旁，想到那日本倭奴的野心，吾們如何的刻骨不忘呢？繼續着有一個汪汪的聲音，來刺激吾的耳鼓，

倚着青翠的樹，舉起首來東望；雲的那一端，有吾親愛的家鄉！春風呀！勞你的駕！把我這顆破碎的心帶回於我的故鄉罷！

宋世忱

凝視一時，知道她是中國寄食日本的犬，跟着一個倭男子，洋洋得意的，手拿着那長不短的文明棍，好似乘風破浪百萬雄兵不可扼止的情形。揚眉吐氣的走上街中。我不由切齒的怒視着，就發出很大的宏願，這時已就到了前門大街了，天已黑了，而瘋狂的風，仍舊未能少息，自然而然的又回到學校，躺在床上，細思今天的風，豈是討厭嗎？我又思想，不是因為偽國留學生的吾們觸怒上帝了吧！「當着這個國難期中，你們這些無知的東西，還醉生夢死的不知道自勵呢！」她一定的這樣說，次者吾又想到那中國寄食日本的犬，竟會給牠的主人倭奴來守門，示威，獻眉，牠不知道嗎？牠的祖國被牠的獸行主人小鬼欺辱嗎？不過為牠的飯碗子問題吧！我就這樣拿起竹管拉雜的記下一些。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一切救國文字凡關於日本帝國主義陰謀，或為學理解剖，或為實際調查，一費惠賜無不竭誠登載；
- 二、投寄稿件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本刊刊登稿件，不拘文言語體，以通暢為宜；
- 四、來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一併附寄；
- 五、來稿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寄郵資者，不在此限；
- 六、來稿一經登載，暫時酌贈本刊若干冊；
- 七、投寄稿件，本部得酌量增刪之；
- 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便；
- 九、來稿請寄北平西單牌樓奉天會館，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宣傳部編輯科。

「外交月報」為國內研

究外交之唯一定期刊物，糾合

海內外國際法及外交專家，撰

述論文，每月出版一冊，創

刊號已於七月出版，初版兩

千冊不數日即行售罄，訂正

再版三千冊，復有供不

應求之勢，國內重要報紙如大

公報有良好批評，凡留心我國

外交問題，及世界情勢者，不

可不長期定閱！

第二期要目如次

卷頭語.....	白 叟
各國在平津至山海關駐兵問題之研究.....	袖 風
評楊瓦特外交近著.....	淑 希
法日關係論.....	叔 綱
由國際法立場駁所謂滿洲國承認問題(續).....	滌 愆
中國與古巴外交關係論略.....	王文山
日本軍閥論.....	奇 甫
中日糾紛與國際聯盟(續).....	堅 白
中俄復交與互不侵犯條約.....	陳 言
國難外交管見.....	慶 泰
日俄關係論.....	公 皎
白俄之地位及其在遠東政局中之展望.....	拙 民
奧大瓦帝國經濟會議.....	承 武
國聯調處中日問題記(續).....	瀚 濤
六七兩月外交大事記.....	仲 航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鐵蹄下之東北鐵路.....	西 山
斯他林談片節譯.....	仲 珊
外交文藝.....	白 叟
讀「讀外交月報創刊號」答大公報記者.....	編 者
蘇聯所訂中立，不可侵，或互不侵犯條約譯要.....	凡生重譯

(此外撰譯稿件尚多不及備載)

價 目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國外伍角，預定半年六冊，國內壹圓伍角，國外貳圓伍角；全年十二冊，國內叁圓，國外伍圓。郵資在內。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但以一角以內者為限。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糧門裡寶華門外交月報社發行部

代售處

北平新生命書局，現代書局，大陸廣告社，楊本賢廣告部，新月書店，佩文齋，晨華書社，華盛書社，新華書社，聯合書店，新智書局，岐山書社，青年書店，天津天津書局，漢口現代書局，南京正中書局，南鄭大公報分館及各省市大書坊。